

慈谿縣志
九

慈谿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

史之志藝文也志館閣所藏古今作者之書籍若四庫之目而各分為類者也慈邑作者自漢任虞而載在列史固不下數十家然間或凋零磨滅已不免於有錄無書之歎而况草澤私存之版能保其長畱天地之間而不為蟲之所蠹與兵火之所劫灰者乎故今有不得而悉譜者而所譜惟邑中大興作所鐫金石之文及係於山川土俗之題詠或得之遺編斷藁或得之故老傳聞而其間又有不盡出色人之所製者要亦史家藝文之變體云爾

賦

清清堂賦

宋王休

休

清清堂清清然人踪兮市井風景兮林泉空庭井養
鶴翩翩好鳥飛山前覩几弗張琴雍雍雅調來湖邊
山隴勾連兮明秀湖波亭蓄兮清漣白露乘風兮隋
茵席青蘿懸樹兮牽茶烟公門沉沉兮畫靜里閉熙
熙兮春妍客至兮嘉話客去兮陳編清堂清甚矣
玉壺冰金井水永無渣水無滓堂上之人當若此堂
下之人見衣裏古稱慈令張清清今曰堂名良有以
我來弔古天茫茫一曲清歌白鷗起朝望清清而行
暮望清清而止吟耳嘗聽松竹聲幽襟不著塵埃氣
道義苟非彼千駟兮焉視苞苴永絕干四知何畏
仰希孤竹之風俯嘗冰檠之味祇恐清太過而罔中
不人以弗知而自棄嗟夫山川不改棟宇常更品類
不一好尚殊情匪人則然物亦有微鳳皇非竹實不
食鵬鴉見腐鼠而爭秋蟬吸林杪之露蒼蠅集砧几
之腥欲知清濁兩途之肯綮實分乎公私一念之初
萌嗚呼日月皎皎兮占今悠悠誰為清流兮誰為濁

流公評在人兮清何恩何響濁流貽
斯堂之羞兮清流垂斯堂之休

慈湖秋水賦

明桂彥良

乘高秋之逸興獨散步于晴沙
眇秋水之矜誇聲撼風霆浩
浩其無涯騁蒙莊之雄辯肆
海若之矜誇聲撼風霆浩
惚奏鈞天之樂源通河漢疑
乘八月之槎蕩空清於
上下混洪荒於通遐映丹霞
於楓渚散白雲於蘆花
冷浸玻璃燦星珠之璀璨平
鋪素練影雁字之橫斜
乃有騎鯨仙人乘雲羽客或
倚闌而吹笛瞻百川之交流
仰三秋之寥闊泛一葉之扁
舟懷坡仙於赤壁况夫微風
冷冷澄波晶晶露下天高
星稀月小潛蛟起舞於中流
皓鶴橫飛乎穹昊冰輪
瑩潔渺纖塵之不起驚玉宇
高寒淡輕氛其如掃乃若
瀟湘之南洞庭之北雲接與
以長青水連天而共碧
豈知四海之為大自笑三川
之頗窄覽江漢之朝宗
譬龍顏之咫尺

驃騎山賦

元曇聖

會稽東南之鎮也。汰為鄞，衍為鄞。曾一氣之未，慤玉也。
有孤雄之，高騫萬駿，之翹陸蓮花之綺媚，達蓬之。
怒偉睢眦，睥睨易驚，縮飛者，塌翼走者，踈足，劃天羣。
豪之莫曹超，懔恍而見，獨故能，儲粹美，孕清淑，洩天羣。
衆發神，伏爰景之圭，爰食龍龜，郡表東海，實焉是依。
藏若神，負恩波於渺瀰，際天之域，莫不來歸，於是元帥於。
謂與湛恩，波於渺瀰，際天之域，莫不來歸，於是元帥於。
島府羅弓矢，樹羽儀於，以示中國，之體勢，羗率土之。
之綏謂若，負索驕，葉於馮夷，管海象犀，簞賂珠璣，征斥。
懷綏謂若，負索驕，葉於馮夷，管海象犀，簞賂珠璣，征斥。
鹵於富媪，索驕，葉於馮夷，管海象犀，簞賂珠璣，征斥。
遠方之貨，具包篚，貢京畿，於以海之利，無復餘，遺於。
之咸熙，面勢攸，在陰陽，厥宜嘉，生挺拔，秉懿萃，奇蓋。
物之大者，人稟之靈，惟張顯，者嘉，生挺拔，秉懿萃，奇蓋。
黯黜，跡權輿，於東之靈，惟張顯，者嘉，生挺拔，秉懿萃，奇蓋。
曾獻相，要列障，爭迎，嬌，哢，騰，歡，之，始，來，賽，名，肇，茲，地，猶。
孔也，徒歷聘，而無寧，彼嵩岳，於山，甫，猗，獻，榮，彼，尼，邱，於。
侯也，生與山，同貴，顧肯隱，金馬直，承明，死，廟，邱，壑，而。
顧肯采神藥，訪仙瀛，且侯能，軒冕，簞笠，宅，廟，邱，壑，而。
俗雞犬笑侶，鶴則宜，山之僻，陋迫，絕宅，遐荒，而。

寂寞也。侯能屏棄妻孥，訣去親友，抗蹢椒樊，脫累塵垢，則宜山之險峭，特拔勢聳，去親友，抗蹢椒樊，脫累塵之輪奐，秘俎豆之馨香，坎壈鼓之鼉吼，沛變舟之龍驤，嚴歲時而宴喜，豈斯民之敢忘寒於侯衣饑於侯糧，病於侯醫，渴於侯漿，則宜山之雲膚寸而雨，八荒也。有坎其巔，神物攸螭，龜甲而龍，歟數盈十，何負文而抱素，乃質重而章襲，卦畫文，言互綴，交緝其詭異，奇偉之狀，豈亦剗腸藏骨者所可及乎？時惟旱熯，徧走百靈，長吏斯屆，牲帛竭誠，則能應祈禱，以膺蠻施，功効於官，冥赤地，溥洽槁苗，淳興國賦，民用庶幾，有羸是宜，其名之聞海隅，而達朝廷矣。然遠之則赤城，天姥近之，則四明，雪竇排塊，北以爲高，跨蒼茫，以爲衰壯，堪輿於今茲，結造化於曩舊，或崛嶸而圭植，亦瀕洞而輪輳，琪樹春濃，瑤草秋瘦，咫尺異觀，傾刻易候，其深邃幽靚也，雖郭文處之，而中休其婉孌妍麗也，雖董生過之，而外誘子而取是，曾彼之未觀也，必膏梁而食驟，吾飢之孰得，必狐貉而裘驟，吾寒之孰謀，必騏驎而乘駕，吾斯病，必豫章而構居，吾斯疾，道講於魯，而不專於魯，才產於楚，而不專於楚，靈鷲之會，逮峰逮此，僅十萬餘里，凡教之所被，則是靈鷲之會，逮

廣居賦

今僅二千餘年凡學之所傳則然殷楚放之清越屹
浮屠於寥次擁龍象而羣居踞獅而肆說未整何
雷應暢晝魑不海何鯨筭簾碑關金鋪而蔽虧握
觚稜以掩映全休聞於將來職人焉其無競飄風鼓
葵畏濤撼頓來公議論清旭輝耀紫翠沐膏全公色
笑窺風采於北齊龍猛通其岐馬駒太監要其歸紛
仲宣之雅詞俱高躋而遠馳故曰一變至魯再變至
輩出而角立於是乎盡之踴
道而山之蘊殆於是乎盡之踴
一陟以遐睇俯于古而懷其踴

宋揚簡

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徙居西與之麓綠野橫其
前青巒維其外東海之水不憚餘百里之遙崎嶇委
蛇日致雨潮之勤於其門輸清納潤曾不少懈北山
之桃李方春盛時相與聯比參紅錯白間青厠翠組
織西蜀之錦環石魚之樓而屏之美於畫繪南園之
竹櫛櫛差差如立萬青琅玕疎疎剪剪微風過之簫
然如奏天上之樂於碧雲之端竹之南有水水之中
有荷青圓有蒲綠纖水微酣而之炯若出塵之風

度而隔以雲烟遊鱗戲涼羣羣然圍圍然至於芙蓉
秋紅菊金布錢橘梢之黃朱垂而葡萄堆架擁干萬
夜光之珠而爭先雖朔殿之戒寒爛丹邱於四山而
壓冰之梅獨出其奇吐孤芳而盤旋元冥又從而佐
之剪玉鏤瑤雨花其間有家如此亦可謂奇矣而楊
子方悠然而笑曰吾又有廣居焉益奇吾所謂廣居
非棄此而他之特前所陳有目者之所不睹有口者
之所共言吾今所叙有目者之所不睹有口者雖欲
言而無所廣居之上天所不覆胡為乎天莫之覆也
天可指天可語吾之廣居不可指胡為乎地莫之載
地所不載胡為乎地莫之載也地有所止有所在吾
之廣居無所止無所在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為乎
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朝升猶在青冥之中
青冥有象有象有窮無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言
奚窮廣居之西其西無窮胡為乎無窮崑崙而西其
遠益迷雖極夫日入焉之涯道阻且修已莫之躋刼
其日外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
冥冥無窮吾廣居不可以涯言不可以冥冥言奚窮
廣居之南滄溟渺漫海外有國國外有水水之外人
莫得而觀可觀者必有所窮吾廣居尚不可得而觀

奚窮廣居之北沙漠無極骨利幹近日出之所北距
大海海又無窮海雖大不逃乎形有之終窮吾
廣居不可以形言奚窮廣居之中雷霆風雨霜雪變化其
中日月經其中星長羅其中雷霆風雨霜雪變化其
中與人與鳥獸蟲魚萬彙盡產其中然則所謂揚子者
居於其中之何所哉三江之口乎西與之麓乎室乎
堂乎序乎塾乎石魚之樓乎南園之竹塢乎麓乎室乎
乎三江之口不可謂果居乎三江之口亦不可謂不
徙乎西與之麓不可謂果徙乎西與之麓亦不可謂不
無中邊室無戶牖序豈東西塾非左右樓雖可登而
難升塢雖可遊而莫有大哉乎廣居以文宣至聖猶
莫知其鄉以洙泗諸侯猶不得其門學者愈行而愈
遠智者愈言而昏者愈不聞壁闥四開而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非立牆之外者所捫是中溶溶易直予諒莊
至樂宮商日奏金石諧油而溶溶易直予諒莊
敬正中高明而有融泰和而粹冲世樂有窮斯樂靡
終舉視聽心知之屬不以有旦暮有古今有始終
而寂然莫之移洞焉乎空空緝熙靈府之光明混涵
聖域之冥濛而圓首橫目之空緝熙靈府之光明混涵
運鑿深之鋤進寸而退尺欲前而倒趨喜喜吁吁

南園賦

宋楊簡

光風兮靜明林塘兮翠深雲閑兮不動景妙兮莫尋
泰和融凝兮非浮而非沉萬化迭奏兮豈去曩而來
今不知吾足之所如往兮不覺吾口之自吟百草干
木兮散蒼然之球琳紛禽鳥之飛鳴兮盡成韶護之
音樂悠悠以自生兮孰究其所始究其終微覺其
畧如萬象兮森羅雜錯於上水之上明鑑之中纖洪
短脩畢陳互映兮有不可勝窮之容而澄光瑩然兮
曾莫省其聚散矧復判其西東厥沉兮匪卑厥高兮
豈穹其驟焉輻輳兮非積其忽焉以遁遂至於無兮
詎空斯妙兮可言而不可語惟可弄明月兮歌清風
不索自獲兮愈思愈窮古
之人何以命之曰中庸

海市賦

國朝

余登蓬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
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絕異蓋傳聞者
多言蜃氣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
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髮鬚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

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為奇然霜曉霧後往往遇
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
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余棄先次第其
言而賦之
已酉之冬觀海達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濱海之
地不一茲獨當夫神宮也先怪發作亦何人而不逢
但稱登州之海也雉堞崔嵬麗譙雉三里七里勾
本源曰其為城也雉堞崔嵬麗譙雉三里七里勾
股可攝於焉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竊驪雨紫風鬣儼
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為樓也蹇產百尺成
以鬼巧綺窗朱瑣明星縈繞神妃雜還凭欄渺渺其
語可聞若在粧曉有時而現為黃幄深簷婀娜繡帶
悠揚何采旄旌旗之盡屏茲特疊出以為章汪道者
白亦有單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參差門戶洞開嗟
朝烟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固職方所不紀亦戰爭
所不災續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霜鐘之寓質制宏
萬石音諧七律藏寂寞之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焉
變為城郭中引長橋值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
鳴笳列騶夾轂喧囂何珠宮貝闕而以鹵簿宣驕其
後司為染肆綠沈紅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為色蒸

香草而成文被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
日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勾欄
七重鞞鞞華瞻風濤光交目睫遇其變現狀若鸚
螺瑣碎末品大越北坡閃屍之下湛然水波若夫海
路壯闊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
乃帆席未掛僧窗宴啟忽焉叢島逼塞孤峯魁峙疑
異國之飛來豈靈居之遷徙當其電絕不煩蛟蜃名
日浮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
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羣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
海空靈神明郭廓百色妖露豈能牢落故其軒豁呈
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齟齬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
天吳綢繆像之所不能作况蜃之為物甚微吐氣更薄
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托也
之海市是乃方言之托也

記

清清堂記

宋徐璋

余一日過是邑聞邑大夫黃公嚴明通儻刺謁之公
倒屣迎門倍越平生好頃之延余一室榜曰清清憑
高原面廣野基宇聳壯丹青煥飭周旋熟視見平蕪
散綠修竹環翠孤村落照而飛烟有無遠水斷霞而
白鳥上下余以揭堂之松籟悠揚艇掉絕湖而漁公笑
曰非也將水禽嘲哢松籟悠揚艇掉絕湖而漁公笑
聲牛羊下坡而牧笛孤孤響殆以耳之所聆者歟日非
也抑訟息庭虛退而孤坐琴橫淨几香裊蠻爐一慮
不生萬緣俱滌終日遇之而忘身之在仕途堂之為
公舍殆以意之所適者歟日皆非也蓋淳化中有賢
令張公叔達綽著強明茂昭清德政施百里而聲達
九重時太宗璽書敦獎先詔尚存後人惜其清名慮
久湮沒無以勸後乃建是堂榜曰清清俾游息是堂
者睎仰前軌不能與其抗衡並馳抑終不失為自好
者矣予自領邑見其柱礎傾敝棟梁蠹腐稍不葺
必將頽廢因念召伯之棠尚戒剪伐况棟宇乎遂鳩

工掄材為丕新之，不惟不墮前人之志，抑將永君子之傳。余聞其言，矍然自愧，因嗟先王道德之澤，熄入而從仕者多失已于物，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間能潔廉自愛，有懸魚留犢之操者，不務欽尚反形，訾謗廉耻之風，冥然益落，獨吾黃公遠追前躅，嚴以御吏，寬以愛民，勤以奉公，廉以處已，較德計功，未容軼駕。余謂揭名清清，不特謂其清，而又清良，以張公著于前。黃公著於後，揭名清，清幾有待於今日乎？雖然，二公之德，清矣，要盡其在我也。若東海范孟博，少勵清節，及出為清詔，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汙吏聞風，皆投印綬去，則又能盡其在彼者矣。要亦不過施乎當時，未若伯夷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興起，噫，俾二公廣其所為，以加諸彼矣。古之人難致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公其勉焉，因屬予記。故述其意，以書之。公名濤，字巨濟，戴溪人也。宣和二年十月望日記。

慈溪縣興造記

元
袁
栢

泰定二年冬十月保定孫公楫行四明至於慈溪觀其縣治壯麗整密咨嗟徘徊詢諸縣人邑長為誰咸曰此昔烏馬兒忠顯之所成也忠顯為縣首治董孝子祠以化俗次修孔子廟三皇祠曰儒以教民醫以養民又治社稷嚴其齋宿以禦水旱廼日迎詔禮賓茲不可不虔傳驛休息宜慎其寒燠興緒既畢始曰吾亦得以廣居於是矣語未終孫公曰是誠可紀載於是命進士翁傳心為圖俾楠為之記廳事五楹高其前三楹焉堂曰清清淳化中尹張叔達壘書之所褒因其名而築之者也夾以吏舍廚湑獄室縣門鼓樓前後有序縣治之後有小湖湖之中為洲花竹四列風蓮水柳暎翳繚繞為亭以庇其居有四日思政佐治以察民隱也曰柳意勝覽以樂其神觀也圖既畢復言忠顯之政壘萊輯亡役不病於民去其奸饗以為政本今其去十有三年思如一日而其繕營足以支永久於是其有驗噫今之為縣者常患夫土豪之控持也其始也利以誘之終三年更徵需斂散一聽其命戶稅更易拱手莫與之抗甚者為之囊橐可哀也已孫公之來茲邑也其亦有所感表去尹之美亦將以警夫來者余昔在太史觀循吏之實書以示後

始忠顯之滌策也漫不可考謹視之實种歸縣印言
於攸司而更正其精覈率類是忠顯不求名而名自
至孫公之為使者夫豈計目前以成其政績摘雖老尚當
之為縣者廣使者之用心以成其政績摘雖老尚當
之記

慈谿縣修造記

明姚鎮

吾邑舊治於浮鼈山浮鼈山者諸山水之所附也以
故昔之人負而邑之以下關闔而旁臨回郊其規
模建置自唐以來未之有改也特官署之在今或朽
或腐或傾側與漫漶而浸弗葺或僅營其緒因循自
急葺之久而弗具也亦或缺而未葺如所謂吏者居
無寧宇至使之朝公所而暮閭巷而相習以為常則
非典矣正德二年夏邑侯倪公璋以名進士來令茲
邑既視民利害而興革之乃復以興廢舉隨為任於
是度費之宜舉公帑之贏以請於巡按御史楊公滋
為之徵匠僦工具材石與瓦甃而始事事閱一月堂
成修其故也又三月廳成廳已葺增飾而為之者也
揭聽之座隅曰公廉者示警也又五月吏舍成舍成